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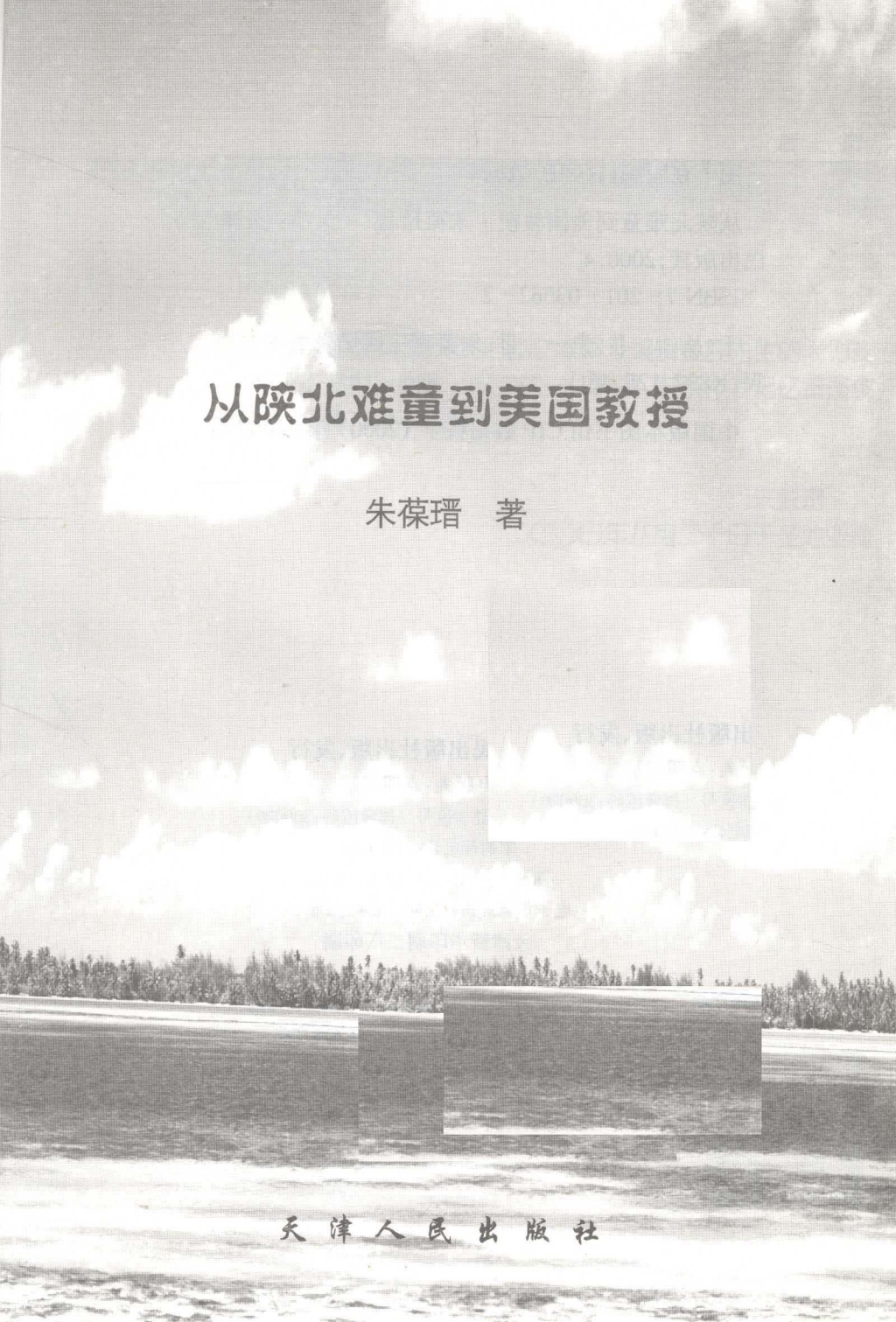
From Cave Refugee in
North China to American Professor

从 陕北难童 到 美国 教授

朱葆璋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从陕北难童到美国教授

朱葆璠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陕北难童到美国教授 / 朱葆璠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4

ISBN 7-201-03562-2

I. 从… II. 朱… III. 朱葆璠—回忆录

IV. K837.1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00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2,000

定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朱葆璠：美籍华人，原籍河北大兴县，1928年出生于太原。1939~1942年于陕西宜川窑洞中的民族革命大学儿童团完成高小学业。1942~1948年就学于山西隰县进山中学，1950年考入台北台湾大学，1954年毕业后服三年兵役，1958年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67年至今任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写给读者

由北京到太原,由太原到陕北窑洞,由陕北窑洞到北京再到台湾,由台湾到美国……

面对历史的动荡,个人显得如此渺小。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无数的人死去,无数的家庭离散,没有人希望这样,可没有人能改变历史。作者就是在这样动荡的历史中走完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他经历了穷困、饥饿、疾病,幸运地躲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枪击、扫荡,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坚韧不拔地与命运抗争,从窑洞到北京到台湾到美国,为了求学,他经历过严酷的军训,躲过了枪击,逃过了抓壮丁,擦过皮鞋,做过家教,在美国辛劳地打工……

最后他成功了,他终于成为一位学者,一位美国大学的教授。他时时不忘生养自己的祖国,四十年来,在美国建立中国研究院、举办演出宣扬国粹、组织华人迎接中国南海舰队、在李文和事件中挺身而出、协助市长及议员选举以引导美国主流社会……他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作者将这本书交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很荣幸,正如朱先生所言:“希望自己的书能对祖国的青少年们有所鉴镜”,我们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也通过这本书能够学习到一种奋斗精神和民族气节。

编者

2000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在太原的童年·····	(1)
第二章	由太原到吕梁山·····	(11)
第三章	忆锦云姐·····	(25)
第四章	负笈宜川·····	(31)
第五章	进山中学六年·····	(41)
第六章	从北平到台湾·····	(55)
第七章	台湾大学四年·····	(63)
第八章	初恋·····	(75)
第九章	由台湾到费城·····	(89)
第十章	宾大研究院八年苦读·····	(99)
第十一章	酸甜苦辣教书三十三年·····	(111)
第十二章	中美文化交流服务·····	(121)
第十三章	我的京剧缘·····	(135)
第十四章	圣地亚哥京剧社第三次公演·····	(145)
第十五章	人生有感·····	(153)
第十六章	遍游祖国·····	(163)

附记一	近几年来圣地亚哥侨界的几件大事·····	(189)
附记二	中美关系	
	——附为李文和事件告美国友人书·····	(205)
附记三	日本侵华战争,兼论南京大屠杀	
	——在河北省纪念日本投降 50 周	
	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220)
附记四	北大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学术会及其他·····	(225)
后 记	·····	(234)

在太原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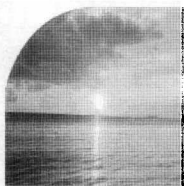
与妻慧华于1999年摄于加州圣地亚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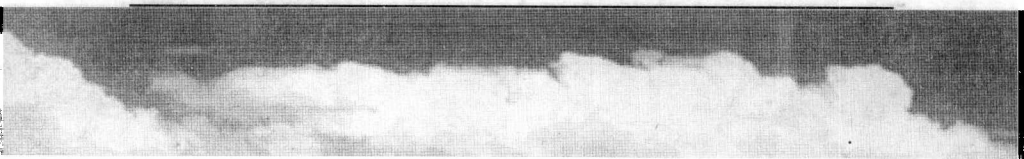
一般历史家相信，一个人的性格与做人处事原则的形成，跟童年的家庭、社会环境及教育关系最大。哪种因素占的比例大尚无定论，但也无人否认这几种因素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所以得从父母的先祖谈起。

据父亲说，朱家的远祖在北京东北的内蒙古一个叫做朱尔葛头的地方——这就是朱姓的来源——是跟清军一起入关的，然后定居北京，所以朱家多少代以来都以北京作为老家。远祖扎拉芬，曾任伊犁将军，我后来在清实录中也查到这点。祖父朱静山，曾任理藩院主事（相当于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的参事或秘书）。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连这小小的职位也失去了，只得以教家馆为生。母亲这支据说是正白旗，算是清王朝的近支。外祖父曾任平阳府知府（即是现在的临汾县县长），四品官，后来一度去绥远收盐税。据外婆云，外公谢职返太原时，光烟土就驮回来几个架窝子，架窝子是从前北方的高级交通工具，轿子不用人抬，而是架在前后两个牲口上。正因为这样的家世，当年父亲登门求婚，外公口试时，是摆足了谱的——三位舅爷在老爷身后一字排开，在老爷口试诗词时，他们还敬了父亲莲子等三道茶。也正因这样的家世，我出生时外公的家道也已中落，因为三个舅舅中倒有两个因吸食鸦片而终生一事无成，穷困潦倒地栖身天地坛的大庙中，甚至去世时还得仰仗父亲买棺并亲手入殓。这一切细节我亲眼所见，至今印象仍深。

父亲朱增荫，字公樾，毕业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是校长冀贡泉的得意门生。阎（锡山）冯





(玉祥)倒蒋(介石)时,曾服务于阎的平津卫戍总司令部交际处,负责接待蒙古王公,因他小时曾随祖父赴蒙古帮洋人牧师为清政府测绘蒙古地图,所以会蒙古话。母亲刘阿依,因大妈——她的二姐——生产去世,因此给父亲作填房。她虽然上过女子师范,但一生相夫教子没任过工职。大姐朱宜祯,由于生母早逝,一直是爸爸宠爱的对象——上贵族式的教会中学,穿店中选购的衣鞋。二姐朱宜祥与我都出生在太原,一直穿妈妈手制的衣鞋,上左近的国民师范附属小学,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一直是受比我仅长两岁的二姐照应的,虽然 60 多年过去了,但那时冬天的早晨她在窗外把我叫醒一块去上学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也许是母亲的溺爱吧,我儿时一直吃母乳直至妹妹朱宜勤(婚后自改名为“怡芹”)出世,五年间我吃空了母亲,以至妹妹出世后没奶吃,全赖代奶粉长大,所以她一直体弱多病。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不久前我曾回北京访问隆福寺,但那里现在只剩街名,寺已不存,在原址上赫然矗立的是栋西式的百货大楼,这使我在左近徘徊怅惘了很久,眼前又出现逛北海公园与隆福寺庙会的情境——在北京的那些年里,这是母亲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多姿的日子。

国民师范附属小学是一所全新的学校,位于新民街上。进大门后,中间是教员的集体办公室,由此向三面辐射,成为一、二年级的一院,三、四年级的二院和高小一、二年级的三院。三院中有很多丁香树,春天开花时,色香俱佳,我在那儿的幼稚园上了半年后即升入一年级,是二姐把我带进教



室然后安排在靠门的座椅上的。

还记得那时负责校务的是常敏春主任,每天清早他总在大门的大镜前检查每个学生的仪表跟着装。也许是由于这学校是当时官宦子弟集中的重点学校,所以老师都是极一时之选的。我们一二年级时的级任是赵淑红老师,三四年级时是张谦之老师,两位均是当时的青年才俊,一式的蓝布大褂、西装裤、皮鞋,风度翩翩。他们都非常负责,但也许由于是男老师之故,跟我们均不太接近。

除例行的课业外,学校还组织郊游等特别活动,如到城外不远的桃园欣赏盛开的桃花和到城外的北十方院禅院看传统的书院等。至今仍记忆清晰的是书院的学生,他们似乎都已是十八九岁的“大男人”,穿着旧式的长袍拖着长辫子念着孔孟经书,这使我们都大吃一惊——民国成立已经 20 多年了,居然在督军的省城还有这样的书院!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候读书还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不是义务教育,家长们自然有权利选择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

阎冯中原大战失败后,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返并,即任高等法院收发处的书记官。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父亲偶尔会预备好几瓶汾酒跟几十只活螃蟹,然后约上三朋五友各家去城郊的双塔寺远足,我们一面以酒做燃料煮蟹大快朵颐,一面欣赏郊外的野景。1982 年我回去游双塔寺时那里正搭了鹰架整修,因为解放战争时塔身被炮火轰去了一大块,当时穿过被炮弹轰开的



塔壁，还可看到塔心内的阶梯。

想起来，在太原最美好的一次经历该是汾河上度过的那几个早晨。那年五姨刘阿珍正孤独地在下兰村养病，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坐着牲口拖的大车，缓慢地出城来到十几里外的下兰村。母亲当天就回去了，留下了大姐、二姐和我——三个因第一次走进农村而兴奋不已的孩子。每天早饭后，我们就到左近的汾河边，坐在绿草如茵的大树下看着滚滚汾河，唱着优美的歌：“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当时王人美跟韩兰根主演的《渔光曲》的主题歌），我第一次觉着整个身心都融化在这美妙的大自然中，真正地爱上了大自然。等我十几年前回太原时，浪涛滚滚的汾河已变为几步便可跨越的小溪，听说近年有引黄入汾之说，希望能尽快变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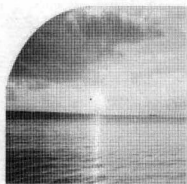
小时候，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海子边了，它虽然学名叫文瀾湖，可其实只是雨水积成的一个水潭，不过由于多年的经营，沿岸青翠垂柳掩映下，小桥、亭台、摊店杂陈，倒也别有一番景致。暑日黄昏，通常也正是游人熙熙攘攘的时候，母亲一番盛装打扮后也带我们几个小不点儿去沿湖溜达一番，逛完了再穿大街绕小巷地走回来，这样的出游一年难得几次，所以我们一直非常珍惜。另外的热闹日子便是赶集了，我家住的精营西边街一带，每年都有定期的集会。集前多日，门前的人行道便已经划好了各种摊位，而外婆的住户——也是我们喜庆宴会的大厨——彭师傅，总是占了靠近街角的有利地段，届时，他一定把多少年来积存的假古董林林总总地摆出来，而我也缠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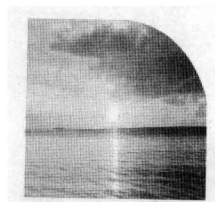
他问东问西。1945年抗战胜利我回太原后，有一天在街头撞见他正蹲在地上卖花红鲜枣，我叫了几声“彭师傅”后，他终于认出了我这全身军装的小青年，饱经风霜的脸上闪出了欢欣，但我突然想起在我家离开太原赴屯留后，他曾把父亲的存书及带不去的东西盗卖，这使我失去了跟他叙旧的兴趣，没有让他站起来跟我一谈抗战八年即挥手告别了。

由于父亲是太原八旗同乡会的干事，有一年会庆请了京戏名角李世芳与袁世海来唱戏，我们全家也去观戏。开戏前我溜进后台，看见后台坐着的一位贵妃模样的大美人——大概是唱《霸王别姬》，但后来听他跟后台场面说话时竟然是大男人的声音，着实使我大吃一惊。那天散戏后，我混在人潮中跟母亲失去了联络，独自走到柳巷的一半便不能再走了，因为要通过一条狭长的叫做“一人巷”的长巷，而且里面有几家棺材铺，最后还是跟着爸爸的叔伯大哥找回了我。后来又在大姨夫曾旺生的房东的后花园看了由大姨夫去四郎的《探母》，使我爱上了京戏，但抗战八年住山洞中，自然跟戏无缘，即使后来在台湾大学四年，也只看过我们自己班上组成的班子为毕业同学唱的京戏。虽然自1971年后迄今，我自己办戏14次，那也只是最近8年自成立圣地亚哥京剧社后才按时学唱老生戏而已。

过大年永远为孩子们所钟爱，我家自不例外。届时外婆与母亲总先由门神祭起，继而天地之神，终于厨房中的灶王爷爷跟灶王奶奶。通常为了灶神上天只言好事不报恶事，专供麦芽糖做的糖瓜，而且非得取一块糖瓜放在他口



从陕北难童到美国教授



跟班下跪,直到多少年后才知道,父亲是把他这位忠仆当大哥对待的,他们主仆情同兄弟。

抗战胜利后我回太原,才晓得因日本人扩建铁道,乐善园也早已无存了。

